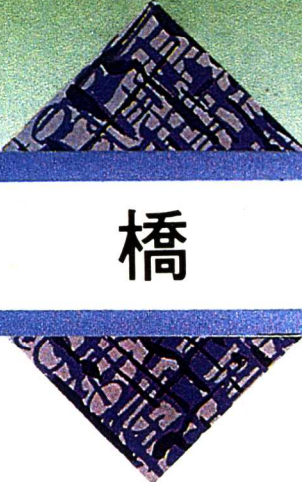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橋

老
羊
著

15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

叢文年禧千協作華泰

橋

老 羊 著

主 編 司馬攻

責任編輯 陳博文 曾 心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橋

สะพาน

作者 老 羊

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

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

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

開本 787 X 960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4 - 87736 - 5 - 5

定價：泰幣 30 銖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

司馬攻

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八十多年來，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泰華作者在不大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自強不息。

六十年代以前，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獲。作品在報刊發表後，心願已足，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

七十年代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以及“世界華文文學”弼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

十多年來，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

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為數也相當可觀。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出版了不少書刊，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到目前為止，泰華還沒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11/11/05/22

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

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作者多，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實難下定論。

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因此，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的作者包括老、中、青。內容以短篇小說、微型小說、散文、雜文、新詩、譯作爲主。

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以精簡爲編輯綱要，以輕巧爲叢書樣式。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差錯、匱缺實屬難免。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

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

顧問： 吳 佟 胡惠南

主 編： 司馬攻

副主編： 夢 莉

編 委：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

白 翎 黎 毅 洪 林

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

陳 靜 林 牧 子 帆

陳小民 鄭若瑟

I336.15
S819

協千禧年文叢書目

荔枝奴	司馬攻	黑本子與紅葉	陳小民
在水之濱	夢 莉	龍城河畔	若 萍
海憶	陳博文	小木船的傳說	藍 箴
20 世紀泰華掌故	胡惠南	畫龍壁	李少儒
這裡的夜靜悄悄	白 翎	淑德在儒修	修 朝
春遲	黎 毅	心花朵朵	莊 牧
狗精傳	倪長遊	我家有女初長成	范模士
橋	老 羊	山洪	沈逸文
故鄉水情悠悠長	洪 林	情系故土	劉助橋
奇石	馬 凡	一手沒公開資料	林文輝
一罐老菜脯	曾 心	三朵花	毛 草
大山的足印	林 牧	紅木棉	夏 煌
畫霧	子 帆	歸宿	鄧澄南
雙根苦果	林光輝	偷香	詩 雨
岔道口	劉 揚	置彈	南 君
情結	鄭若瑟	問情爲何物	曉 雲

目 錄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 司馬攻

短篇小說・微型小說

不如歸……………	1
默默的祝福……………	5
勾起……………	15
左手畫家……………	17
他日太空減肥……………	19
抱恨……………	20
無法投遞的信……………	22
青春難再……………	24
甜……………	26

散文

橋……………	28
真誠友誼暖心胸	
寫在《薪傳》出版之後……………	32
傻勁……………	37

溪頭森林抒懷·····	40
“清香齋”夜敘·····	43
又想起“葫蘆閣”·····	49
孩子們給總統寫信·····	51
湖畔歌聲	
紀念“七七”五十週年·····	55
林蔭小道·····	59
依蘭的心願·····	61

文學評論

雅緻素淡的小花	
林蝶衣《破夢集》讀後隨談·····	64
談點微型小說的“小”·····	73
未運通的“怪”	
讀《未運通怪行錄》·····	79
異彩奇葩《碧城風雲錄》·····	83
爲何不喜歡·····	89

不如歸

又遇見她。這回是在小公車上。

也不知爲什麼她眼睛如此銳利，記性如此的好，竟然認出我。

“歐先生！見到你真高興！”

在她左邊座位上的青年，起身讓我坐下。我謝過了坐到她身邊。一時間翻遍腦袋中的人名卡，就是沒翻到她的名字。

“歐先生，你記不起啦？上次你還請我吃鬼刁……”（把“粿條”說成“鬼刁”）

想起來了，兩個月前，不，該有三個月了吧，在挽叻一家大洋行地下超級市場，她用華語叫我“先生”，我聞聲立定，她走近來：“真高興，遇到懂得華語的先生。”

她把一張信紙遞給我，說：“先生，我要到這兩個地方，不知怎樣去，請你指點一下。”

接過來一看，寫的泰文。一處碧甲盛，一處素坤

逸，都是進了小巷後還得再進更小的巷，三言兩語講不清。我說：“找個地方坐下來，我跟你講得詳細些。”

就近進入一家小餐室，要了汽水。然後像對小學生上課一樣，什麼地方搭第幾路車，什麼地方下車，轉搭哪一路車，……講得又詳又細，可糟，越詳細她就越混亂，瞠目結舌，只有搖頭嘆氣。我想了想，說：“看來還得坐的士，有泰文地址，能到的。”

她又是搖頭。終於說：“不怕告訴你，我……沒錢……”

好不容易聽清楚了，她住在藍綠那兒一個女子公寓，今天一早出來踴躍，走呀走的到了挽叻，想買點東西，一掏，錢包不翼而飛，又驚又懊惱，一時急中生智，想起身上有這兩個地址——幾天前媽在信中附來的，說有必要時可以去拜訪。原想問清楚了走路去，現在才知道不單得乘車，而且要轉車再轉車，急得眼淚就要掉下來。……見她沒錢吃午餐，我也正該用餐，便叫了兩碗粿條，請她一起吃（這就是剛才她所說的“還請我吃鬼刁”）。一面幫她設想下一步怎麼辦。最後，確定先幫助她回公寓去。

此事過後，我一直沒放在心上。想不到這回同坐一輛小巴士，而且她一眼就認出了我，叫我“歐先生”，她說她高興，我也感到高興。我告訴她我姓歐，卻沒有

請教過她的名字。此刻正想開口問她，車子突然大跳特跳，跳得乘客的五臟六腑都亂了位置，跳得我說不出話。車慢了下來，我見已到站，對她說“我到了”，站起身準備下車。她也站起來說：“我也下。”

我讓她先下，她站住等我下了車，說：“不如去喝咖啡吧！反正我就要回去啦！”

“回哪裡？”

“蘇州。”

在咖啡室中一個清靜的角落，我靜靜地聽她訴說。

她來自蘇州（我在心裡讚她：難怪這麼美！）數月前在上海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泰國華商。是這位商人幫她來了曼谷，說可以為她介紹合意的工作。她說：

“事實上，他給我租了公寓，又先支給我一筆可觀的薪金，對我可真不錯。然而卻只是安頓我坐在他的經理室中，跟人說我是他的私人秘書。……”

我正想說：“這職位不錯嘛！”——卻聽到她激動地說：“我發覺他別有用心，有妻有兒，卻要我……我向他辭工。”

“找到別的工作嗎？”

“我讀的是圖書管理學，看來在此地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上次遇到你，是我最狼狽的時候，身無分文，從早上到中午未吃過東西。謝謝你幫助了我。特別

謝謝你給我叫的士，給我車資……”

“那時候我以爲你……”不好意思說下去。

“以爲我是個撈女？也難怪。像哩！跟一個不認識的男人一起，被請吃飯，像哩！其實出於不得已。我看得出你是好人，善良。”

“現在怎麼有錢買機票？”

“媽媽托人捎來了。她說什麼地方都沒蘇州好，不如歸家，免得雙親掛懷。”

“上次要找的人找到了嗎？”

“找不到。不找了，反正我得回老家。”

“哪一天走？”

“下星期二。”

“可惜我沒時間去送機。”

“不敢勞你的駕，我會永遠記得你，歐先生，你真善良，助人爲樂，值得尊敬。”

.....

出了咖啡室，分道揚鑣。上得公車，猛然想起，這回又沒問她的名字。

（一九九七·八·廿五）

默默的祝福

1

“冤家路窄”，“無巧不成書”，我常以為是小說家筆下的事。想不到近日間，這兩句俗語竟然齊齊發生在我的身旁。

未干過後不久的星期天早晨，我在屋前小院子打了一陣太極，正坐下觀賞紅得光艷四射的玫瑰花，汽車引擎聲來到門口，車子嘎然煞住，我望見從的士出來的是老文，急忙站起迎上去：

“越哩！這麼早！”

老文伸手拍拍我的肩膀：

“打完太極？我本來應先打電話來，一想今天是禮拜，這麼早闖來，大概不會抓不到你這隻白肥豬仔哩！”說著，咯咯咯笑起來。

真虧得他，還記得我在學校時的綽號。讀初中時在我們十幾個要好同學中，算我最胖，最白，偏偏我又

姓白，於是，“白豬”、“白肥豬”、“白豬仔”，便被叫開了。

“咯咯咯”的笑聲，引起我一陣大樂。終於強力忍住笑，說：

“你這老母雞，什麼都變，就是笑聲沒有變。”我當然也記得，正是這笑聲，令他在學校時被我們叫他做“老母雞”。

兩人一陣笑，勾起多少深埋的舊憶啊！往事如煙，當年年富力強的小伙子，而今個個兩鬢漸灰。

剎那間，忽然都進入了時光隧道，倒流幾十年。……

斜坐在客廳沙發中，讓回憶的柔掌，撫慰著我和老友的心靈，喝了咖啡，又喝了茶，終於，老文起身告辭，我怎麼留也留不住，他連聲道歉，說：“我是來辭行的，明天中午起飛。”

“不是說要申請延期麼？”

“不啦！老妻正倚閭而盼呢！”

老文這回是第二次來曼谷。三年前第一次隔別數十年後飛來探親，一住三個月，我和幾位老同學，輪番帶他夫妻上酒樓，逛名勝，拜佛祖，多年積蓄的話，如江水，如海潮，奔瀉起伏，他的種種遭際，談的不少了。這回他是隨歸僑聯誼會的一個訪問考察團前來的，因此時間短促，日常也多是公事行訪。上星期抵達曼谷後，

只在電話中和我有過接觸，現在他是來辭行了，我知道挽留的話純屬多餘，只好說：

“那麼，明天我到機場送你。”

兩雙手正緊緊相握，一輛白色的士徐徐駛近來。

“嗨！安可！”（註：安可—英語：舅舅）

麗莎從車門出來。我忙回應：“嗨！”

老文見我有客，放開手轉身離去。

我過來招呼麗莎，只見她呆呆直立，眼睛不眨地望着老文漸漸消失的背影，我彷彿聽見她嘆了一口氣。

“你認識他？”我問她。

“等會說吧！”說著，跟我同進客廳。

麗莎是澳洲來客，隨他丈夫前來洽談生意的。由於生意上的關係，總經理讓我陪他倆遊了一趟博他耶，立地似乎成了熟朋友，麗莎說她媽媽也姓白，便自作主張地叫起我“安可”了。

她今天來訪，是跟我約好了的。她在澳洲常給一家華文報的副刊寫文章，當她得知我業餘也喜歡舞文弄墨時，便跟我約時間交談華文文學。她說，今天她外子另有約會，讓她自己來。

2

原是要談華文文學，此時話題卻轉而集中於老文身上了。

“他是我的老師……”麗莎沉浸於夢境似的迷惘中，
“是我中學的老師……但是，但是，那時候，我們是怎樣的對待我們的老師啊！……”

我默默地望着她，不知說什麼好。我想她指的是“文革”的年代，從她的容貌看來，“文革”時她念中學是適合她的年齡的。三年前老文來探親時，也曾跟我談過他在那荒唐歲月中所受的種種折磨與侮辱，不過他沒有記恨他的學生，他原諒他們的無知，甚至反而為他們惋惜。……

我安慰麗莎：“事情都過去了二三十年了，你也不必太難過了。”

“不！”麗莎自語似地說：“我永遠難過，一輩子難過！”

“這麼說，……”我囁囁嚅嚅地，考慮如何適當用詞，“你動過粗？……”

“安可，你誤解了。文革鬧得最兇時，我才讀小學。不是我個人對文老師或別的老師有過什麼內疚的蠢事。……不！我的良知不安，我的中國心不安。……安可，我雖然遠離了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雖然入了澳洲籍，這麼些年來，我的心一直是不安的。不是我一個人做錯過什麼，但是，但是……”她大概在極力搜索足以表達的語詞，“但是，我總覺得是整一代人的錯。一個